

撑大船

子渔



本版摄影 梁溪

那一年，我读大一。暑假回到家里，发现家里气氛有些不对劲。

起先，他们没有告诉我。后来，我见母亲没有跟着父亲去撑船，就问父亲怎么了。父亲说，我老早就想对你说了，你妈不让——你妈病了，得了慢性病，已经半年了。我说，那怎么不告诉我？父亲说，怕你分心。过年的时候，你妈已感觉不舒服了，一直撑到你回学校，她才到医院去检查。已经吃了半年的药了。

这时，母亲走过来，说，没事！又向父亲使眼色。父亲就不说了。

父亲母亲没什么本事，就是靠着一点力气，替造房的人家运石头、运沙子。我读书的钱，就是靠这条大船撑来的。以前，总是母亲跟着父亲同去。父亲拉纤，母亲掌舵；父亲挑沙子，母亲就往畚箕里铲沙子；抬大石头时，母亲在前面，大头就靠在父亲一边。他们就这样苦撑苦熬，维持着这个家。

这一晚，父亲很晚才回来。母亲说，两个人的活，现在让你爸一个人干，只能早出晚归了。我看着父亲很累的样子，心里有些不忍，就赶紧为父亲拿来拖鞋毛巾，为他打水，好让他早点洗完吃饭。

晚上，我睡在床上，辗转反侧。我都高父亲半个头了，竟然闲在家里，让父亲一个人去撑船，真是于心不安。刚来几天，还与同学约来约去，去运动场踢球。如果我把这力气用在撑船上，也许就能减轻父亲的负担吧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母，他们都不让，说你一个读书娃子，细皮嫩肉的，怎吃得了这个苦？

那天午后，我去同学家，一路沿河而行。骑到半路，发现一个河汊里泊着一只船，好生面熟。仔细一看，那不是我家的大船吗？这时，父亲挑着一对空畚箕下来了。他的背黝黑黝黑，闪着亮光，浑身上下，全是汗水，短裤都湿透了。他刨满两畚箕沙子，艰难而小心地跨上跳板，跳板一颤一颤的，他走过跳板，上了埠头，慢慢地一格一格往上撑。到了岸上，就加快步伐，往村子里挑去。

毒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知了不停

穿堂风

窗外，赤日炎炎。整天孵在空调间里，虽避开了热魔肆虐，但久了就会产生一种轻微的窒息之感。忽然，我想到了穿堂风。那风一阵一阵若有若无，从身体上滑过，那是大自然的无形之手在呵护、在抚摩，那份凉快、那份舒坦，是空调怎么也营造不出来的。

我知道穿堂风还是幼时。那时我住在外婆家。那是一个高墙大院，住有6户人家。前面有一个大大的天井，天井里还有一口水井。中间是南北直通的堂前间，风就这样穿堂而过。每每夏日的黄昏，外婆给我洗完澡后，就会拿一把凳子把我安顿在堂前间的风口处，让一阵又一阵拂过的凉风吹走身上的暑气。

夏日的午后是人比较疲惫的时候，这

时外婆就会在堂前间搁上一块门板，摊上一条席子让我睡好。她坐在一旁，手摇一把大蒲扇，口中念叨着：“穿堂风，快快来，阿拉宝贝困熟了……”于是，从高墙上撞落又折返到堂前穿堂而过的微风，就一阵一阵轻缓地在我周身弥漫开来，丝丝缕缕沁入了我的肌肤，就在这样舒坦、凉爽的呵护中，我进入了梦乡。现在想来，那轻轻拂过的穿堂风就像一首诗，饱含浪漫和温馨，又像一篇散文，娓娓道来亲切自然。

我对于穿堂风的眷恋，还有更深一层的情结。那是在下乡插队那几年的夏日。炎炎夏日也正是农村最苦最累最忙的“双抢”时节。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每天鸟叫出门，月照进门，中午有一段两个多小时的间歇。利用这段时间美美地睡上

万之



一觉，是对体力最好的补充。可是，我那密不透风的知青小屋，在烈日的烘烤下就像一个蒸笼，根本不能入睡。幸好村里有个祠堂。于是每天中午，我吃完饭就来一条席子，去祠堂找一个通风处摊好，躺倒。缓缓的穿堂风一阵一阵地吹来，全身的毛孔也渐渐舒展开来，清风仿佛深入到了骨髓，一上午的疲乏，就在穿堂风的抚摸中渐渐消散。

卖衬衫

郑超

小娟和我 小娟和我是当年村里的两大剩女，也是无话不说的闺蜜。

那年暑假，小娟告诉我，她单位生产的衬衫卖不出去，这个月只能发衬衫当工资了。但衬衫毕竟不是钱，她希望我帮她一起去集市，把衬衫给卖了。

说实话，这事有点让我为难。答应吧，我这人脸皮薄，怕难为情，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推销过什么；拒绝吧，置小娟困难于不顾，心里肯定过意不去。看着小娟乞求的眼神，我一咬牙一跺脚……罢了，舍命陪君子吧！

天刚蒙蒙亮，小娟来敲我家门，睡眼朦胧中被拉下床，推起自行车一路打着哈欠。小娟在前面驮了满满一箱衬衫，样子有点意气风发。哼哧哼哧骑了20多分钟，终于赶到了镇上的菜市场。

那时候做服装生意的人很少，摊贩大都是邻村菜农，有的正在占据有利位子，有的已经铺好摊子准备开张，我们顺势挨在他们边上，把一件件衬衫摆开。

天亮了，买菜的人多了起来，左右隔壁的摊位都纷纷开张，只有我们的摊位前门可罗雀。偶尔有人驻脚停下，不是说衬衫款式土气，就是嫌颜色老气，再就是嫌衬衫太贵，任凭小娟好说歹说，就是做不成一笔生意。隔壁摊位卖菜的大婶看不过去，对我们说，闺女，你们这样不行，得吆喝呀！我们俩朝她笑笑，大眼瞪小眼——大姑娘家的，拉不下面子吆喝啊。

集市的热度慢慢退去，明晃晃的太阳把我们逼到了菜市场的墙根。撤了吧？我向小娟打起退堂鼓。

撤退？那今天不是白忙活了？小娟拿眼睛瞪着我。最后小娟决定走村串户去推销衬衫。

我跟着小娟悄没声地进入附近的第一个村子。晌午的太阳异常毒辣，弄堂里见不到一个人。我们推着车，开始东张西望，期盼有人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。终于，墙角边闪现出一个淘米的妇女，此刻正朝我们走来。小娟清一清嗓门，做了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，冷不丁大喊一句：“卖衬衫！卖衬衫！”由于太过突兀，声音又明显变调，显然把那个女人给吓着了。她白了我们一眼，嘴巴说了一句什么，不用猜，肯定是骂我们有病。我跟小娟像做贼被抓了现行，赶紧骑上自行车，慌不择路落荒而逃。

磨磨蹭蹭进了第二个村子，不紧不慢地推着自行车，伺机寻找叫卖的机会。这时有“啧啧啧啧”的声音从附近一个院子里传来，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。小娟有了“第一次”叫卖的经验，脸皮有所增厚，这次叫卖就顺畅多了：“卖衬衫！卖衬衫！厂家抵债衬衫便宜卖啰！”但我们的叫卖声还是没能引来买主，倒是把树荫下凉快的一只黄狗给惊醒了，仰起脖子冲我们一阵狂吠。一个少妇从墙门里探出头来看，一见我便笑吟吟说，你是我家苗苗的班主任吧？被她这么一说，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，结巴着指指小娟说，这是我的表妹，今天陪她出来……苗苗的妈妈显然善解人意，她没让我解释下去，转身招呼我们往一个院子里走，探头一看，里面有一大帮家庭主妇在编织草帽呢。苗苗的妈妈张罗着帮我们推销，妇女们也给面子，七手八脚挑来选去，终于买下了两件衬衫。我们千恩万谢，还主动把价格给降了下来，算是报答。

生意做成了！出得村来，我们俩就像两只快乐的小老鼠，巨大的成就感让我们幸福得直想撞树。

路上碰上吆喝着卖番茄的。正热得要命的我俩，也不问价格，一口气买下5斤，一屁股坐到树荫下大快朵颐。

回头一算，吃掉了一件衬衫。

总第 5176 期

投稿邮箱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芮成钢 著 47

虚实之间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曾就美国官员“出行待遇”做过一个专题。部长级官员坐经济舱的现象的确存在，但是是一个极其低概率的事件。鲍尔森昔日的助理副财长告诉我，鲍尔森在任期间，值遇金融危机，财长出行坐过经济舱。在绝大多数时候，部长们都配有专机出行。

美国政府内阁成员按照重要程度排座次，应是总统、副总统、众议院议长、国务卿（相当于外交部长）、国防部长、财长……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万一总统先生有何闪失，后面几位就要依次接棒。

我认识的白宫人士告诉我，部长出行都配有专机。重要程度高的，比如总统、国务卿、国防部长，都拥有专属飞机（国务卿的飞机是一架改装后的波音757，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保持不间断通信。国防部长专机则不止一架，至少有一架C—17和一架高度改装的波音747—200），其他内阁部长也有权使用随时调配的政府公务机，位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“第89空运联队”为他们提供服务。专机并非一定意味着排场而

是安全和效率所需。“9·11”事件之后，美国加强安保防御，费用支出庞大。

我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问骆家辉，坐经济舱来是否是在提醒美国欠中国的钱，不过是事先商量好的一句论坛开场的调侃，用来引入美债危机和美元贬值话题。在我看来，曾经竞选过州长的骆家辉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，因此也很乐意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，多说美国的好，少提美国的差。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，也最善于展示自己的人。从背包喝咖啡，到坐旅行车，坐经济舱，都精准地得到拍摄传播议论。更何况，据内部消息称，骆大使坐的经济舱，由航空公司全程提供“高端服务”，从餐饮到毛毯到座椅到微笑，无不VVIP。美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规矩，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官员未必按规矩办事儿。但我认识的美国驻华大使，骆家辉是唯一一位坐经济舱的。选择经济舱，也是在传递奥巴马10年减1万亿美元开支的决心，承诺减赤，方得以提高债务上限。对于我的提问，他所谓“坐经济舱是美国政府内阁成员的一般规则”，其实并不完全严谨。很多人并不去调查了解，只凭这一句话就相信了，人云亦云，衍生出无数对美国政府的褒扬和对本国政府的批评来。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朋友其实明白，只是借题发挥，拿美国官员说自家的事儿。

再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为例，美国共出动120多架次专机运送物资人员，从专车纸巾到矿泉水卫生设备都自带，花了纳税人不知多少钱，但因为在北京吃了碗炸酱面就被认为

是朴实无华！美国领导人铺张浪费有时比其他国家多得多。专机在美国也不算什么大事儿，有时候押解囚犯也得动用专机。打击腐败固然很重要，只是不见得要拿美国作对比，仅仅通过眼睛和耳朵接收到的信息，有时未必充分。

都说“谣言止于智者”，而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知如何甄别筛选，去伪存真。而且抛开谣言不说，各种无所谓真伪的观点、理念，人们也很容易“随大溜儿”，没有自己的判断。

比如美国的电影明星，不管是多大的腕儿，连拍几部烂片，马上再没观众买账，直接进入第二梯队，哪怕他拿过奥斯卡奖。但在中国不一样，再烂的片子也有人看，只要导演够大牌，演员够大牌。很多同胞对天花乱坠的营销抵御能力不是很强，怎么说怎么是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人们没有拒绝烂片的勇气——所谓“离群恐惧”，明知很烂也依然要去，怕的是缺少和旁人的谈资。

被普利策形容为“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”的记者同行们也往往缺少批判性思维，总是循着惯性思考。比如美国新闻主持人华莱士不久前去世，中国的媒体人士在哀悼之余，纷纷表示他是自己心目中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。事实上又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华莱士的语言艺术和思想呢，假如他哪天说了几句让中国人不爱听的话，咱又得说他严重伤害了咱的感情。又如一说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，就以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要增加了，央行政策要转向了。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了解到充分的信息，没有把握住事情的本质，跟着起哄而已。

责编 胡晓新